

寂 寞

談起貓，想到弟弟家裏養的那三十頭，現在一隻也沒了。

這是我一位老友最近去了一趟新加坡後回來告訴我的，他說在報紙上看到。弟弟在《聯合日報》上寫專欄，文筆不錯，從小愛看書，五六歲時媽媽問老師要他背的那篇文章記得住嗎？

「山上石頭和瓜骨碌骨碌滾下來。」弟弟用的成語把我們笑得七顛八倒。到了十二三歲，他讀完全部金庸先生作品，立志當武俠小說作家，用一本很厚的賬簿寫在頁後，數十萬字，洋洋大觀。一向有文字根底的他，寫起小方塊，並不吃力。

「甚麼？全送走？」我有一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三十只貓，由一對波斯貓發展出來。最初買了兩隻，母貓生下幾隻純種，就不守婦道，夜夜叫春。土貓聚集，一隻只的雜種就誕生下來，但毛還是長的。後來混了又混，後代中有多隻一點波斯蹤跡也找不到了。

貓兒各有個性，近親相奸的關係，波斯種的傻兮兮，我並不喜歡，還有一隻叫「鬼鬼祟祟」的，縮頭縮腦，更是討厭，但弟弟從小養大，愛護照加。可惜的是那只叫「迷你」的，最愛親人，每次回去，牠都跳上我懷中讓我按摩。當今連他也走了，如何是好？

「有沒有寫為甚麼？」我問。

他說：「他的女兒懷了孕，要回娘家生，怕貓毛對嬰兒的呼吸有影響，未來祖母只有把貓送掉。」

「至少留下幾隻嘛。」我說。

「你弟弟也要求留三隻，但他老婆不許，你弟弟寫著他很寂寞。」勝鶴兄說。

何止他寂寞，我聽了也感到寂寞。